



兄弟俩同在阿尔及利亚打工，不料竟遭遇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。他幸存下来，弟弟却不幸遇难。他叫王庆云，是中建总公司驻阿尔及利亚项目经理部总经济师。说到这场地震，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不禁泪流满面——



亲历阿尔及利亚大地震

文／湖南·李苏章

2003年5月21日，是个永远让我痛心的日子。

在此之前，我心情一直很愉快，因为中建总公司在这里发展非常顺利，接了不少工程，需要大量人手，于是我把弟弟也叫来了，同来的还有大批同胞。大家都想在这里好好地干一场，赚一把。

不久，因施工需要，弟弟去了另一个建筑工地。刚刚见面，兄弟就分开了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。5月21日这一天，我感到特别烦躁和伤感，心口像塞了一团棉花，扯也扯不开。好好的天也忽晴忽阴，捉摸不定。地上时时刮起旋转的风，把残枝枯叶吹得到处都是。傍晚，我在楼上忽然看见天边有一道通红亮丽的彩霞，惊讶不已，忙招呼同伴：“大家快来看，那里有道怪怪的云彩。”

大家闻讯跑来，一看确实有点怪。这彩霞似乎在燃烧，通红一片，闪出耀眼的金光。这红色的云彩不停地移动、翻滚，像一

位翩翩起舞的少女，在极力旋转、扭动着美丽的腰肢。阿尔及利亚虽然晴多雨少，但这样的晚景却十分少见。大家看了一会儿，觉得好玩，但谁也没料到，这竟是灾难的前兆。

不久，天慢慢黑了，夜晚显得格外宁静，灯光一闪一闪的有点阴暗，电压似乎很低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往日不是这样呀。

我感到屋里空气很不流畅，胸口有点闷，于是，站了起来，准备到窗口透透气。突然，我看见灯管在晃动，地板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，脚底开始战抖，桌上一个玻璃杯“啪”的一声摔在地上，四分五裂。紧接着，房内所有的东西都同时摇晃起来，互相撞击之声不绝于耳，不断有东西滚落到地上。屋子里的灯“唰”的一下灭了，漆黑一团。19点44分，里氏6.7级的强烈地震在我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了。

大家立即吓懵了，喊的喊，叫的叫，乱成了一锅粥。我听到不远处有人痛苦地叫了一声：“哎哟，妈呀！”

我看过唐山大地震的电影，马上意识到这是地震，赶紧大声吼道：“不好，这是地震！大家快躲避！”

之后，我迅速钻入桌子底下——据说这是防范地震最好的方法之一。房屋仍在响个不停，不断有东西砸在桌子上面，桌子在不停地摇晃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右边的桌腿断了，桌子一下子倾斜下来。完了！完了！我要压在里面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感到喉咙一阵紧似一阵，心扑扑扑乱跳，我觉得快支撑不住了。

这时，忽然有人喊道：“大家快到卫生间去！那里最安全。”

是呀，这房子的卫生间是钢筋混凝土现浇，空间狭小，应该是房屋建筑中最牢固的地方。于是，我立即爬出了桌底，往卫生间跑



▲ 地震现场



去。刚进卫生间，只听身后传来一声轰响，那张桌子被压塌了。

房屋继续在摇晃，墙上的泥土不停地筛落，房屋的大梁在“吱吱”怪叫，似乎里面有怪兽在啃咬，隆隆的巨响震耳欲聋。

挤在我身边是位女同志，她缩成一团，浑身战栗，像筛糠一样哆嗦着。她语无伦次地问道：“你、你说，这、这、房、房子会垮吗？”说完，双手抱着脑袋，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地哭了。

我自然无言以对，只能紧紧握住她瑟瑟发抖的双手，不断安慰道：“不要紧，不会垮的。我们都会很安全。”其实，我自己的心也在狂跳不已。听到不断传来的巨响，我非常绝望，痛苦地闭上双眼，等待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幸运的是，大楼摇晃了几十秒后，终于停止了。这房子没有垮！大家从惊骇中醒了过来，旋即纷纷向外跑。由于停电，大厅黑漆漆的，大家都失去了方向，找不到出口。这时，男的纷纷掏出了打火机。很快楼里楼外喊声、求救声响成了一片。

经理部的陈总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主心骨作用。他十分镇定地对大家说道：“大家不要慌，更不要挤。受伤的同志在前面，女同志随后。”说完，他亲自守在楼梯口，指挥人员往下撤离。我则站在一边大声吼道：“里面还有人吗？赶紧到这里来！”

忽然，我听到大厅里面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声。我警觉起来，并马上跑过去。一位不认识的同胞躺在那里，腿被重物压住了，动弹不得。他看见我后，努力地喊道：“兄弟，救救我！”我试了一下，搬不动，于是高声地叫道：“大家快来，这里有人受伤了。”

听到叫喊，大家纷纷跑过来，七手八脚把他抬了出来，我找来一块门板，让他躺在上面。“快点，等会儿还会有余震来。”大家听后都加快了动作，抬上他便往楼下撤。我的手突然感到一阵冰凉，湿漉漉的，原来是这位同胞的泪水……

在撤到10层的时候，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。一位女同志不知是心情紧张还是看不清楚，下楼时一脚踏空，人重重地摔了出去，幸亏前面的同志眼明手快，一把抓住了她，但她的腿不幸扭

伤，人再也无法行走了。她强忍着疼痛，试图往前爬行，但怎么也爬不动。她的泪水“哗”地流了出来，一边哭泣一边喊：“快来救救我，我走不动了！”

大家二话没说，马上架起她往楼下奔。不一会儿，大楼里的人全跑出来了。在楼外的地坪上，我才感到脑袋嗡嗡作响，浑身血管像要爆裂似的，衬衫也早已湿透，两腿僵硬，不听使唤，仿佛刚从阴曹地府走了一回。

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接到的一个电话，使我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
二

这个求救电话是孟经理打来的。他在电话里断断续续说道：“老，老王，房，房子倒了。快，来救……”之后通讯中断，没有了声音。

孟经理负责的项目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机场附近，那里距这次地震的中心不到40公里，受灾特别严重，我弟弟也在那里。与弟弟在一起的，还有50多位同胞！

我急了，火速与其他同胞联系。办公室的电话似乎通了，但没人接。打其他人的手机，始终无法接通。看来他们遇到了麻烦，必须尽快找到他们！

我们立刻把这一情况向当地警察机构报告。大家商议后，决定除少数人留守外，其余的20多人全部乘车赶往这个工地，参加救援工作。

此刻，大街上挤满了人。哭的，喊的，吵架骂娘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加上阵阵警笛声，往日宁静的街道成了杂乱的避难场。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可能与父母失去了联系，独自一人沿着大街边哭边喊：“妈妈，妈妈——”哭声是那样的凄凉，那样的悲惨，目睹渐行渐远的小男孩，我们不禁潸然泪下，难过地低着头。

我们的汽车刚开到一拐弯处，就见一位阿尔及利亚老人拼命向我们挥手。他气喘吁吁地对我们道：“先生，行行好，我家里



人受伤了，麻烦你们送他去医院。”

我们二话没说就来到他家。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腿被压断了，正躺在地上哭号。我们赶紧四人一组，架起他们就往外跑。真险！刚刚上车，这栋房子就“轰”的一声掀起一股尘埃——倒塌了。

走出不远又有人拦车，要我们送伤者去医院。望着张张悲伤的脸，尽管我们心急如焚，但还是停车帮助他们。后来，人太多，车子坐不下了，我们就主动下车，跟着车跑。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，我们个个蓬头垢面、一身泥浆，吃力地向前方跑着。

等到我们把伤员送到医院重新开车挤上公路时，余震来了。

路面立即掀起了阵阵波浪。人在车上左摇右晃，抛来抛去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响，一个车胎爆了，失控的车倏地冲向路旁的深沟。

我的神经又一次崩紧！司机拼命踩刹车，仍无法控制汽车，我看见路基下尖尖的石块，急得大叫起来：“赶快跳车呀！”话音刚落，这车竟奇迹般停了下来。原来它在栽向路沟的片刻，被路边设置的水泥墩拦住了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跟在身后的那辆车，司机反应灵敏，马上刹住了，避免了二车相撞。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时间不等人，同胞急需我们帮助！我们七手八脚把备用轮胎抬出来，换好轮胎又继续上路，很快赶到了负责机场项目施工的职工住地。

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完全傻眼了：职工住的6层高楼不见了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堆废墟。我的弟弟在哪里？我们的同胞在哪里？

我们纷纷跳下车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废墟。



▲ 搜救幸存者

接到报警的阿尔及利亚警察赶来了，周围的居民赶来了，其他中国同胞也赶来了，很快形成了一支700多人的搜救队伍。

大家围成一个圆圈，从四面八方展开搜救。扒的扒，挖的挖，喊的喊，先后有10多名中国同胞被救了出来，紧急送往医院。

三

为加快速度，我们从工地上调来了吊车、挖掘机、乙炔氧气切割枪等专业设备。不久，废墟表面和浅层搜索完毕。

由于是在黑暗中作业，现场周围情况不明，我们不敢动用大型机械设备挖掘。于是，大家先静下来，伏在地上，仔细聆听地底下传来的声音。突然，“咚，咚咚”，地下3米左右的地方，传来金属的敲击声。

“下面有人！”我兴奋地大叫。

我们马上找来撬棍，沿着裂开的缝隙，向下不停地挖。很快，缝隙中露出了三个脑袋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拖出来，一看，是阿尔及利亚人。他们显然只受了一点外伤，获救后十分高兴，不停地双手合一，念念有词：“真主保佑！真主保佑！谢谢你们！”

末了，一位被救者着急地说：“你们快去救下面的人，我们曾在下面听到他们的求救声。”原来，他们下面还有人。

经清点人数，发现还有16人失踪。他们还埋在倒塌的楼内，有人画出了他们住的位置。

时间就是生命！我们分成了两个组，轮流作业，往他们可能的位置打了一个斜井。有人正准备爬下去实施救援，我立即劝阻道：“等等，井内要用横梁加固，否则，余震来了，容易倒塌。”

果然，不久又发生了一次余震，由于采取了预防措施，井口没有塌陷。但救援中，不少人受了伤，有的人鞋掉了，腿上划出一道道伤口；有的人衣服扯破了，浑身沾满了污血；更多的人手指头完全抠烂了，鲜血直淌。但大家都没有丝毫怨言，我们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，尽快把自己的兄弟救出来！

到了深夜零点，又救出了7人，但中建八局副局长刘树礼、



我的弟弟王庆元等9人依然没有找到！

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，继续寻找。挖掘中，我们碰到了一个钢筋水泥柱。在狭小的缝隙里，我们挥汗如雨地用铁棍、铁锤一下下地敲打。有一位同志中暑昏倒在地，但他休息片刻，不顾大家的劝说，又投入到抢救队伍中。

第二天下午6点，我们终于把刘树礼救出来了。当时刘树礼神志还很清楚，他被抬到地面，马上就问：“死了多少人？还有谁埋在里面？我们盖的楼倒了没有？损失大不大？”听到这些话，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。5月23日上午，当刘树礼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的消息传来，大家为失去一位好领导、好兄弟而悲痛万分，我也不禁泪流满面。

不久，中建八局毛跃飞等7位同胞的遗体相继被挖了出来。

再后来，我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——我弟弟的遗体被抬了上来。真是肝胆俱裂，晴天霹雳啊！顿时，我好像掉进了冰窖里，从头顶凉到脚尖，终于按捺不住，号啕大哭，热泪涌流！



▲ 追悼会上家属手捧遗像

5月22日下午1点多钟，有人还听到了我弟弟的呼救声。当时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以为弟弟有救了。我弟弟和弟媳

住在衡阳农村，家里有一个四岁多的小男孩，家境不太富裕。这次他随我来到这里，仅仅工作了34天。我们兄弟俩在这里只见了三次面，还没来得及吃一顿饭。谁料，我俩竟从此阴阳相隔。

我弟弟就这样走了，另外8位好兄弟也走了。他们为阿尔及利亚的建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5月28日，这9位遇难同胞下葬于首都阿尔及尔的布迈丁公墓，他们将长眠在异国他乡……

(组稿 郑红 责编 江风)